



## 奶奶的甜白酒

□ 孟菁

小时候，我最爱吃甜白酒。甜白酒也叫甜酒酿，是江南地区传统小吃。那时，要吃甜白酒需要等走街串巷的小贩上门。他们没有固定摊位，踏着三轮车，用略带沧桑的声音吆喝：“卖甜白酒咧！”每次等我听到吆喝声跑出门，三轮车早已走远。奶奶看我嘴馋，又总是吃不到，便在自留田上种了些糯米。

到了小学，每年暑假我都会到奶奶家住上一段时间，那是童年最快乐的时光。仲夏午后，我躺在竹席上，老旧电风扇发出的“吱吱呀呀”声和窗外的知了声让我燥热烦闷。这时，奶奶去厨房拿出了从上午就开始浸泡的糯米。她用手指抓出几粒，看看是否可以将米轻松捻碎，然后拿出蒸锅，锅具和垫布已经被仔细擦干。接着把米倒进蒸锅，还要在米中间掏个洞。烧饭的过程中她时刻盯着锅，时不时将筷子插进米里，保证蒸熟的米比平时

硬一些。

出锅后，奶奶把蒸好的糯米饭放在盆里，然后一边把米饭打散，一边加入凉白开。等糯米饭由滚烫变成温热，就把事先用温开水化开的甜酒曲倒在糯米饭里搅拌均匀。随后放进罐子里，压实压平，中间再掏个洞，洞里加些许凉白开，最后密封好，坐等发酵。过了几天打开罐子，一股清甜的酒香弥漫开来。奶奶从里面盛出一些给我，我用勺子大口大口地吃着。糯米香甜，汤汁清爽，一碗甜白酒就能将暑热驱散。奶奶一边笑着看着我吃，一边给我扇扇子，嘴里念叨：“慢点吃，多着呢！”

到了秋季，后院的桂花开了。奶奶将桂花采集好，一半做成桂花蜜，一半风干保存。桂花甜白酒又是一种更美味的吃法。那时我已经去镇上读中学，只有放月假的时候才能回来。有天放学，我和同学发生了争执，等到家时已是晚上。奶奶坐在门口等待，看到

我回来，立马走进厨房，端出来一个搪瓷碗。我走近一看，是我心心念念的桂花甜白酒！深秋的月光，把晶莹剔透的汤水渲染得更加浓郁，几朵桂花在水面飘舞，质朴的米香和温润的桂花香迎面扑来。我大口吃了起来，加了桂花蜜的甜白酒更加沁人心脾，我的坏情绪瞬间烟消云散。奶奶看着我，什么也没说，就是慈祥地笑着。她的面容还是那么和蔼，但是岁月的痕迹越来越明显了。

再后来，我回老家坐月子时，奶奶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很多人和事已经不记得了。但是她却会每天给我煮上一碗热热的甜白酒，里面加两个鸡蛋。她已经叫不对我的名字，却还是像以前那样笑着看我吃完。

岁月荏苒，我时常会想起奶奶做的甜白酒。那清爽甘甜的味道，承载着家人间的深厚情感和温暖回忆，让我感到无比安心。

## 致母亲

□ 吴华中

记忆中，你没有城市女人的时尚  
但你会把紧巴的日子安排得井井有条  
盛在碗里，端到桌上  
让我们把岁月嚼得更香更甜

你爱唠叨  
但你的叮咛却像春风般温暖  
一直在我们心里荡起涟漪  
在我们心里碰撞出梦想的火花

你不擅长抒情  
你心弦上弹拨的乐曲  
是流经山间的涓涓细流  
在我们的心底珍藏很久很久

我喜欢闻你身上的味道  
你的发梢浸润了庄稼的馥郁  
回忆的花儿，是多么芬芳

## 寸草难报三春晖

□ 李虎驼

我的母亲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，在我心中，母亲的形象正在淡化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不能直呼父母的姓名，所以至今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她姓张，在她的墓碑上我只能刻上“先妣张氏孺人之墓”。

我刚蹒跚学步时，母亲总是弯着腰搀着我。此时，邻家的阿姆、婆婆会对她说：“师母，你好福气，生了一个大胖儿子。”此时她的脸上立马会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为儿子受再多累，母亲都心甘情愿。

小时候我很乖，总是搬一张小凳，坐在母亲膝下，看着她绣花，看着她洗衣，也常听别人对她说：“师母，你好福气，儿子这么乖，将来一定有出息。”母亲用沾满肥皂泡沫的手，捋一下搭在额头的头发，笑吟吟地说：“现在儿子还小，很淘气的。等再大些，不用天天替他洗衣服，就是福气了。”原来母亲对福气的要求这么简单，并不是鸡鸭鱼肉、绫罗绸缎的享受，而是儿子不要让她

过分操心。

七岁那年我上学，母亲就更操心了。每天要早早起床烧早饭，断了的铅笔要帮我削好。晚上在煤油灯下，还要我把学的课文背给她听。有一回，我漏掉了课文中的一节，她竟没有发现。其实她根本发现不了，因为她不识字，只是从我背书的纯熟程度，判断我是否用功。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之后，我就经常把背得不熟的部分故意跳过去。但还是被她发现了，因为我省略得太多了，很长的一篇课文，没几句就背完。母亲发现我不诚实，非常伤心。我看到她那一夜睡得很晚，呆呆地坐在煤油灯下抹泪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考进了城里的高中。暑假回家，忽然发现母亲的鬓角有了白发。时间带走了母亲的美貌，皱纹填充了她原本柔嫩的肌肤，不变的是她依然那样劳碌。

终于我们都参加工作了，时光仿佛倒流了回去。母亲膝下又多了牙牙学语的孩子，不过他们是叫她“奶奶”了。“师母你好福气，孙子都这么

大了。”听到邻居这么说，母亲依然笑呵呵的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。

“好福气”三个字母亲听了一辈子，每当别人说起，她脸上就会露出非常幸福的笑容，可我听来却特别心酸。母亲的眼睛已经昏花，看电视也重影，这可能跟她年轻时绣花用眼过度有关。母亲的牙齿已经松动，除了豆腐、鸡蛋，很少有她能咀嚼得动的东西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带着慈祥的笑容走了，没有什么遗憾，因为孩子们都有出息了，她一定感到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女人。可是她却把遗憾留给了我，自从我步入大学殿堂就逐渐忙碌起来，没有在她身边好好尽孝。但我从来没有听到她抱怨一句，她以一个母亲的宽广胸怀包容着她的孩子……

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这句话现在读来是那么沉重，母亲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尽到自己的孝心，等到母亲不再谈孝，自己也觉得脸红。我想告诉所有人，行孝须及早，莫待遗憾生！



莫问前路 刘光俊